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六

表六十四

邊防三

屯田倉
牧附

論西川討賊表一首

論討西戎表

代裴度論淮西事宜表一首



代韓僕射諫伐淮西表一首

代王僕射諫伐淮西表一首

代淄青諫伐淮西表一首

宰相諫罷討伐請不幸奉天表一首

請置屯田表一首

論廢楚州營田表一首

請脩義倉表一首

論萊州置監牧及和市牛羊奴婢表一首

論西川討賊表 憲宗

元稹 元和初

臣某言伏見賊闢有不庭之罪陛下尚覆露以待之此誠
陛下罪已泣辜之仁也微臣又何足以識之哉然臣聞之
天之所以爲天者以其能化物也物之性不一故天之道
有和煦震曜之具焉始其生也董集作動之於集作以非幽伏被
之以春陽扇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雨則百果草木之柔者
順者油然而生矣及夫勾曲角觚堅本頑心疑者滯者幽
者蟄者扇之以和煦而不出潤之以膏雨而不滋則必迅
之以雷霆曜之以威赫然後頑滯之心改幽蟄之氣宣豈
天之道仁於彼而厲於此乎化與不化之異也是以蚩尤
之作亂黃帝鑄五兵以殺絕之共工之行惡虞舜揭五刑

以放死之豈不欲夢華胥舞干羽而躋之於仁壽哉蓋本
可化也及夫舞干而適至因壘而來歸此又物之可化者
也豈黃帝虞舜文王之德有優劣哉蓋蚩尤共工與苗人
崇人之罪有深淺也今陛下法天之德與物爲春凡在生
成孰不柔茂而最爾微醜天將棄之冥蟲賊於其心假螻
蟻以爲聚忠臣孝子思得食其肉而快其心久矣陛下猶
聳之以名爵導之以訓誥崇之以寵章而不至假之以旌
鉞而益驕戕賊我忠貞損污我仁義人人不勝其憤有司
不忍其威是以違陛下匿瑕含垢之仁順皇天震曜殺戮
之罪集作用此誠天下人人快憤激忠之日也陛下猶思因
壘以降之舞干以化之善則善矣其如天下之憤何其如

天下之憤何臣願陛下可有司之奏法皇天之威與公卿大臣議斬叛吊人之師以快天下人人之憤天下幸甚微臣無任懇悃嫉惡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奉表以聞

論討西戎表

前人

臣某言臣某月日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患戎之意深矣自貞元已來國家所以其億兆之費於塞下蓋以犬戎有侵軼之患而邊人思守禦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萊之業日空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熾若此無集作非他不得備戎集作之之術也且臣聞之君之命帥帥之命將將之使卒猶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敵可擒而軍可制也今之屯戍者則不然衆其城堡異其師長獲一焉則圖功

虜一戎則告捷至於屠縣道掠方人則曰使之集無此力

弱不足以應敵援寡不足以摧兇苟謹閉繕完不失其守

者則朝廷議賜集作賞之不給又孰肯摧鋒刃冒殊死而出

入於係虜哉此又非他衆分力散而責帥之刑無所加也

而又加之以爲農者不教戰屯聚者不兼農寇至則卒伍

被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此又耕種之術不脩而屯

聚之兵集作方太逸也今夫邠岐阡隴之地皆后穆公劉之

所理也土宜殖物人務稼穡陛下誠能使本道節制廣於

荒隙大建屯田塞下諸軍除使令防守之外一切出之於

野限之名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閭井由集作因

其卒伍樹之帥長固其塋塹以備不虞犬戎適至則有連

阡接畛之兵戎騎繞歸則復耰鋤獲報之事若此則曩時
之聚食者盡歸爲服勤之農矣前此之係虜者盡化爲守
禦之兵矣不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邊人無侵軼之
虞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刑則彼瑣瑣之戎陛下
將署其君長征其牛羊奴虜以擒之可也螻蟻以攘之可
也又何必詢王恢使蘇武用晁錯訪婁敬而後復河湟稱
即叙哉此禦集作備戎之大畧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敢
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善奕碁者將劫其碁必固其羸是
以敵可殺而地不危今庸蜀有犬吠之警南蠻無貢賦集作誠
之路陛下又輟邊將以統問罪之師脫或蜂蠆相守
尚稽天討兵連不解綿夏涉秋則犬戎乘釁啓心之日也
陛下其圖之愚臣無任懇欵憂惶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奉
表以聞

代裴度論淮西事宜表

常嗣立

臣某言臣伏以方岳之任職主分憂苟事涉安危利深社
稷詞得專達臣敢備言是用輕冒上聞伏惟少紓僅踰數
月朝廷未議所伐臣恐日長姦謀彼將膠固士心必希激
幸啗利滋蔓事則難圖當其人情尚搖足以觀釁臣自聞
少陽權主留務衆未甚寧昨知少誠之子誘扇其軍又以
誅戮天其或者勦絕姦類大振皇綱陛下得不上順天心
乘時廢置而又謀之遲久臣竊爲陛下惜之何則夫以少
誠怙兵偷安二十餘載恩惠自己人知素懷衆之所懷必

厚其此一無子弟其勢以分臣度具聞不與者半所以人心

持兩至有動搖以斯觀之或未盡附少陽又以新殺其子

必有疑衆之心今若及未寧出於不意擇四方節制之臣

可為其帥者使馳而入之移少陽於他鎮以待之彼得一作

被待所安必效順承而無固衆之志則其黨自離心矣因

其所離而制其命何求而不克哉易所謂見機而作不俟

終日然以方布大信不宜隱情若先命中貴他日奉明詔

將告易位以誠諭之從而後行事可以濟臣又度當今節

制可以處淮西任者莫若河中節度使王鐔寬厚慎重練

識軍情必能悅慰群心鎮撫疑黨若將移鐔於淮西而俾

一無與少陽不遠矣朝廷立此一無遷授之權而內足以除

姦蠱之本使少陽感恩以効命王鐔推誠以蓋衆是淮西

絕繼代之業朝廷存弘貸之德亦將以息河北狐鼠之勢

示去逆效順之利自然風靡以承化從此不希於苟得矣

斯事體大伏惟陛下行之議者以為少陽兵戎賊臣曾居

叛黨若將易處於關輔之地寵任以兵戎之權何異夫朝

四暮三而終不離其數是不然也夫根深者難拔源長者

難絕彼盤結衆根其人久矣我能絕之使安植施於他以

變其所庸非至計乎且事不先漸化之道而欲頓歸於大

政亦難矣方今征承宗以名聞於天下者豈不恃衆違命

邀爵乎若使少陽復而行之則其罪均矣不可獨赦則必

分師以討之當淮楚災旱之餘征賦耗竭之日是使蒼生

...

興流亡之歎甲兵無暫息之時上以傷陛下子育之心下以竭邦賦資用之費得不審慎其舉而保其成筭哉伏以國家艱難已來河北戎臣竊擾州郡父歿子代兄終弟及皆朝廷稽緩其事不時即謀使生人之心率以沿習爲患久矣陛下神略獨斷超冠百王事當其機宜以時革臣不勝誠懇悃欵之至

代韓僕射諫伐淮西表

張述

臣某言某月日中使某至伏奉手詔兼宣聖旨以淮西事體令臣謬竊藩隅每慙叨忝職惟承命恩深隕越一作思不越人陛下特迂宸聰議及凡品累從聽之德慙啓聖之才感恩徘徊難酬寵遇敢不罄陳愚瞽竊備芻蕘伏以少陽男元

濟不取聖裁擅理戎務國有常典罪必當誅或恐淮西一使曾經反側衆情所裁覲自偷安元濟此時求免無路陛下式遏爲心死寇一無此二字固合深除剪滅猥蒙詢訪無有

寇能不死勢必萬全天討淹留衆心前却則干戈難弭殺戮滋深陛下愛人之心異般湯釋網之意伏願與輔弼信臣朝廷碩德平章利害以取厥中使兆庶安生四方蒙福實天下幸甚豈惟臣一方臣所部兵馬排比有序但思報國恭候指揮伏惟賜鑒微詞俯察愚懇輕陳睿烈慚懼伏深云

代王僕射諫伐淮西表

王計

臣某言中使至奉詔兼宣口勅以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

不起所疾奄謝明時聖情追念藩臣良深軫悼少陽男元
濟不待朝旨自領軍戎陛下尚念舊勳特頒詔命異其追
悔未即加兵以臣謬列方隅俯賜宣示絲綸遠降天使存
臨祗奉睿謀仰荷玄澤亮臣微賤素無識知猥蒙恩私訪
以去就其於利害臣所難言以臣旋觀誠在天斷伏以陛
下內有輔弼外有勲賢資廟筭可以叶宸衷審政議可以
正天下如臣庸瑣備位藩屏爲將非衛霍之籌在朝無絳
灌之列徒以虛承重寄苟竊明時每荷寵光載懷兢惕豈
敢輕塵聖聽以冒天威彷徨靡寧進退惟谷臣有愚懇思
欲上達况承天問敢不奏陳伏惟陛下光有萬方子育兆
庶安危所繫實在陛下忠於陛下者則獻弭兵之謀諂於
陛下者則獻用兵之計臣性本專直心願竭忠苟徇群情
是惑宸聽臣若勸陛下誥兵匿申則淮西受賜又慮多士
橫議微臣以臣私情有何阿黨二途之內伏俟聖裁臣於
藩閫之中名位最下雖陳鄙見豈副天心其有不載表章
附李誠義聞奏伏希玄造俯賜明鑒限守戎律不獲陳露
闕庭

代淄青諫伐淮西表

陸行險

臣某言臣聞忠以事君則正其詞所以誠臣也諂以事君
則僞其辭所以諛臣也臣以多幸生逢昭代受方隅之重
寄籍一作竊日月之餘輝荷寵益深殺身難報而心尚蹇直
志無回邪苟利國家敢無隱一昨中使李誠義銜命遠降

軍中蒙以淮西事宜俯賜宣示跪捧宸諭枉受德音仰荷
自天之恩下訪列藩之將恭承聖問思露下情芻蕘之言
慮有塵黷誠義廻日已附表奏聞雖詞達於上而誠欵動
天彷徨轅門懼獲罪戾伏以堯舜在上伊臯立朝陛下謀
及宰臣詢於卿士並以弼諧帝道匡贊皇猷在臣何知豈
宜獻計然臣擁旄歲久受國恩深玄造未酌赤誠空竭得
申犬馬之志敢逃湯鑊之誅仰天誓心白日所鑒伏以陛
下君臨萬國子育兆人覆載所均無遠不至溥天之下孰
非王土率土之濱孰非王臣永言雨露之澤豈隔遐邇邇之
人今少陽云亡胤子在疚賞未追於後嗣兵已纏於四郊
然則一方之人豈非陛下聲教所加盍示懷柔俾霑恩信

竊料中外日獻章疏來陳所見以惑上心夫爲奸邪者則
願師旅荐興秉忠誠者則顧干戈再戢群情不一豈叶大
中伏望聖明燭幽宸鑒及遠誠宜辨邪正於衆口斷可否
於萬機擇善而行從諫則聖如臣愚直謬竊寵私不敢以
息兵沮一作阻議今所上表貴以直書非敢私於淮西誠願
安於宇宙不然者恐煩聖上之慮有費天府之財不惟塗
炭一方誠亦憂危四海盡忠於國者猶自銷難不忠於國
者因此生禍國之理亂實所攸繫伏冀陛下弘以好生之
德降以推恩之典使死者獲媿於幽壤生者盡節於聖朝
凡在臣子孰不幸甚陳露愚懇輕冒天威周章失容進退
無擬臣限以戎閫不獲陳露闕庭無任憂惶殞越之至

宰相諫罷討伐請不幸奏天表 錢珣

臣某等言伏以伐叛興戎國之大事有不得已然後行之而食在兵先兵居謀後餽餉必足經略無遺得必勝之帥臣有可用之勁卒然後更度利害熟計始終以是興戎乃可伐叛昨者陛下以某臣節有虧嘗犯天怒而易其鎮守猶示渥恩遷延未行苟藏難測聖慮潛察睿斷勇爲爰命宰臣使奉成筭臣等雖承嚴旨敢不深思實以國用方虛軍糧難濟藩垣調發深恐依違兼量於足食足兵二者皆所未備况去秋寇孽犯順鑿輅出居宗廟震驚士庶流落尚賴皇威所被大敦尋平宮闕復清生靈全活今纔周歲始得稍安至於畿甸之間尚有瘡痍之疾一作患臣等所以

累因敷奏具爲便宜且乞明聖

一作聖明

更詳事理緩謀周慮

全體養威必使盡叶事機而後重行討伐愚誠無感睿志不移旬月之間血誠備瀝事行已定不敢復言昨日仰奉天顏密承聖旨又欲出幸近縣親督戎師仍慮寇盜奔衝且貴城壘堅固特令臣等更共平章祇稟宸嚴敢不傾竭蓋陛下將恐姦兇遽至奔軼遂欲先居高壘免動驚塵備審睿懷切在於此又以爲出臨戎事促詔藩臣督集卒徒以速誅剪言於常理固合所宜然臣披抉腹心陳其數事一則伏思朝廷今日之事與建中之難不同當時猛將如雲謀臣如兩國贍九年之蓄兵持百勝之權德宗皇帝出幸奉天以爲長策一旦懷光繼叛畧刻難安遽遠宗祧遂

奔梁漢陛下視將帥之材與粟帛之積得如當時否天下
盡忠之力赴難之心又得如當時否以此度量實恐稍難
二則陛下雖處奉天之固不可遽棄京師忽使姦謀馳於
間道直趨闕下一作城闕大縱戕殘陛下隔在孤城衆軍各圖
其利謀危救亂欲仗何人三則士庶疑懼之心尚賴宸極
安止若使鑾鈴順動禁掖頓空則萬姓之心一時何仰况
輕違廟社遽捨生靈自古帝王未嘗至此四則秋序肅殺
之氣金一作全在西方昨者冒此用兵犯陰陽大忌今陛下
以一朝之怒忽萬乘之尊遠出皇居又衝王氣忝爲臣子
復列宰衡苟不盡言是負聖德五則凡有天象之變所以
儆動帝王昨者妖星頗多凌犯陛下深知戒懼且降德音

無有禳祈欲銷災咎而銷災之本全在清靜無爲今則伐
叛用兵天心不易又欲當災星謫見之後衝王氣以征行
訪於匹夫亦知不可惟此五事敢不具言今則實在陛下
英朗疏通且思守位以陛下語臣二者之意評愚臣五事
之言裁在宸衷以安大事去此就彼聖慮自深輒貢直言
難逃罪戾臣某等無任惶越懇激之至

請置屯田表

玄宗

張說

臣某言臣聞求人安者莫過於足食求國富者莫先於疾
耕臣再任河北備知川澤竊見漳水可以灌巨野淇水可
以既湯陰若開屯田不減萬頃化萑蒿爲秔稻變斥鹵爲
膏腴用力非多爲利甚薄諺曰歲在申酉乞醬得酒來歲

甫邇春事方興願陛下不失天時急趨地利上可以豐國
下可以廩邊河漕通流易於轉運此百代之利也當今國
儲未贍邊軍未息靜人農業願留聖意亦嘗賜前階之食
承後騎之顧竟唯唯而無言者豈敢隱情於聖主哉集作也
正以職在伏衛憂於部伍馬上非公議之所囿遊非朝廷
之事今昧死上愚見乞與大臣籌謀速下河北支度及溝
渠使檢料施功不後農節謹附賀正使隨軍前曹州考城
縣尉同希再奉表以聞謹言

論廢楚州營田表

為淮南杜相公

憲宗

劉禹錫

臣某言中使曹進玉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以楚
州營田廢置事令臣商量里奏者跪捧天書恭承睿旨道存

致用義在隨時

云

伏以本置營田是求足食則徒有廢

費鮮逢順成刈穫所收無裨於國用種糧每闕常假於供
司較其利害宜廢已久比來循守舊制不敢輕有上陳皇
明鑒微特革斯弊取其出蓄授彼黎蒸仍俾薄租誠為至
當但以田數雖廣地力各殊須量沃瘠用立程度臣已追
里正與商量利便謹具別狀奏聞伏惟聖慮俯賜詳擇

請脩義倉表

齊映

臣某言臣聞荷覆載之德者願酬天地之仁懷洎埃之動
者冀裨海岳之大所以思或出位知無不為况臣受寵過
深感恩逾切不竭忠以自效是盜祿以苟安臣某中謝臣
伏見一時憊雨一谷不登黎庶以糶口不知卿士以月俸

自恃竊惟聖慮已積憂勤凡在人臣何以安處昨者自春
接夏時雨暫愆陛下心憂於清穆之中躬禱於靈池之上
精誠所至昭感遂通祥禽呈瑞於御前膏雨布澤於天下
遂使百谷皆稔九土大豐國無不獲之夫代成庶讓之俗
斯乃皆由聖德上合天心顧此齊人俱受其賜此何異開
口待哺澡身仰衣豈知宸衷一作不可常勞靈雨亦難恒
若者也必在酌堯舜之至道舉祖宗之成法復脩義倉以
救歉歲則黎人絕水旱之困陛下釋憂勤之念君逸無勞
乃合至道足食無患斯謂雍熙豈臣率心實聞方冊又臣
伏以賦稅之道理化之源必資考古酌今以通其變俾爲
經制豈利因循各具狀別隨表臣某中謝伏以聖心屬念
惟在黎元微臣蠢愚嘗歷州府敢以所見備於上聞徒竭
誠請理猶未明輕冒宸嚴不勝隕越

論萊州置監牧及和市牛羊奴婢表 張廷珪

臣廷珪言竊見國家於河南北和市牛羊及荆益等州市
奴婢擬於登萊州置監牧此必有人謂頃歲以來軍裝所
資國用不足或將見陶朱公公孫弘卜式之事而爲陛下
陳其策耳臣愚以齷齪小算有損無益不足爲盛明天子
行法於代也何以明之彼三人者實爲匹夫藉空虚之地
罄勤勞之力畜牧積歲增致千金苟以一家言之其計得
也今聖朝疆域四海臣妾萬方天覆地載莫非所有而欲
必取於人從牧於國何示人之不廣而近樹私也况和市

迺送所在搔然公私煩費不可勝計臣聞諸古人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君之與人上下同體無所間也今河南牛疾甚處十不一存農傷豈徒百姓而已又今牧童取其牛在將者下俚尤要一無此十一字一則利其孳產二則不廢營農家家保之豈願輒賣今雖和市甚於抑奪百姓之望是牛再疫而農重傷此則有損無利一也頃者諸州雖定估價既緣併市則雖平準如其簡擇事須賄求侵刻之端從此而出牛羊踴貴必倍於常百姓私陪則破家業一作產雖官得一牛一羊而百姓已失兩牛兩羊價矣此則有損無利二也登萊之境是稱海隅因之水氣加以風迴秋則早寒春則晚煦深山大澤咸生蛟蛇一作

蛟若置群牧必多死損此則有損無利三也高原之田百姓耕植下濕之地不堪放牧若奪百姓高處兩州皆失丁田至于牛羊復相踐暴久長如此闔境不安非直百姓被侵蓋失國家租賦則有損無利四也且又荆益等州親疑和市奴婢多是國家戶口姦豪掠來一入於官永無雪理况南北既遠風土非宜乍到登萊必生疾疫此則有損無利五也且方今東泊滄海西泊流沙亭鞮鞮多震甲冑未息戎機調發歲時相繼由是丁兵逃散戶口流亡略舉大凡十有數四陛下天憐黔首光啓玄猷將命使臣分道巡撫簡而靜鎮難必又安矧乃征伐外繁徵求內廣欲使萬方兆庶安堵復業亦猶剪鳥之翼而望其騰蹇一作飛騰脫魚之

鱗而願其遊泳臣又聞之君所恃者人人所生者食食所
資者耕耕所恃者牛廢耕則去食去食則無人人無以生
君將何恃然則牛者君國字人之本豈可無故一旦取之
哉臣又度羊之為須非軍國切要假命畜牧能遂繁滋三
數歲間億萬可致陛下豈可鬻之於外蕃射其利為用乎
又可鬻之於中土割其命為資乎牛之為損則如彼羊之
無益則如此臣雖愚戇知其必不可也伏願陛下特加審
慎詳圖損益諸有所和市及新置監牧等儻廻聖慮即日
停絕天下蒼生豈勝幸甚昧死上奏以聞

校三四十四字

十月十三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六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七

表六十五

刑法一

刑法表凡三卷英華所編失年代先後今正之

諫將殺櫟陽尉魏禮臣表一首

論薛子雲等表一首

諫侯君集等下獄表一首

見六百九十七卷

諫大赦後遷配王世充竇建德黨與表一首

論廢官官屬表一首

請更不窮逐竇智純表一首

請停春殺高敦禮表一首

論刑獄表二首

諫將殺櫟陽尉魏禮表

太宗

朱子奢

臣伏見標陽縣魏禮臣為斷河池一作池陽縣令崔文康事失

情奉勅解任禮臣不伏詣堂上表稱御史阿曲請更推問

若一事有虛乞戮都市大理奉勅更為勘當今大理奏禮

臣枉御史不阿勅令依其折辯賜以極法伏尋禮臣斷事

乖僻正合解免不知其罪吞聲更復上聞天聽恩勅重問

虛實乃確執不移論其愚蔽朝野同忿然陛下君臨萬寓

子愛蒼生一無失所載懷夕惕矜愚泣罪帝王盛事乃至

如此禮臣橫訴止當上表不實律有明條今便賜以極刑

恐傷過重且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重續縱欲思營改

謬安可得乎所以矜獄念刑歷代斯重又聞禮臣母氏年

齒極高餘生垂迫前途無幾一旦逢此情何可言伏惟陛

下日晏忘勞申理冤屈所以四方士庶咸奏闕庭今欲遂

殺禮臣悠悠之徒惟言禮臣上表被誅不知愚昧獲死後

有欲自理者必懷此懼恐容納之道或有所虧謹以奏聞

伏聽勅旨

伏聽勅旨

論薛子雲等表 太宗

顏師古

臣師古言伏見宣勅別將薛子雲竇善術二人釋禁引見

此實陛下聖德寬仁垂恩宥過固非愚慮所能側量然臣

之區區竊有管見犬馬微志不敢隱默臣聞殺生威權帝

王之所執而憲章法律臣下之所奉子雲等身居五品足

知禁令捕獲罪人已就拘執計其本犯又非死刑遂乃違

法恣心擅行殺戮是無憚也詐云格殺表奏求賞是罔冒

法恣心擅行殺戮是無憚也詐云格殺表奏求賞是罔冒

也陛下付法司推窮事須歸實而逆相枝蔓一作雲搜希冀恩澤挾偽干真是君也自古節義之人亦有讓死之事皆為臨危遇厄事不獲已愛敬君親亡身棄命豈如子雲等明白故犯懷詐藏姦朋黨比周違經亂法於義無所取於禮無所勸其罪不可恕其源不可開且法司之體職當察獄義無縱濫不得阿容二人雖則讓辜主司須定實罪不言殺人之道何者合坐專述相讓之辭以為盛美亦非守職務據正法也若使二人皆承則不知罪之所在如其二人並諱復欲何以斷之臣聞愚者之言聖人擇焉脫有可採伏願許察輕塵聽覽伏增戰慄

諫侯君集等下獄表見六百九十七卷

岑文本

諫大赦後遷配王世充竇建德黨與表太宗

孫伏伽

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傳舊唐書諸舊典故

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

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

群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

不疑見之者無惑陛下今月十日唐書無十字二日發雲雨之制

光被黔黎無所間然公私蒙賴既云常赦不免者皆赦除

之此非直赦其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

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赦後始欲

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為取則若欲子細

推尋逆城之內誰無罪者唐書作人誰無罪故書云殲厥渠魁脅

從罔治若論渠魁充等為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人

云蹈一作狗吠堯狗吠二字一作非其主在東都城內及建

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尚有人敗後

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云被擁故也以此言之自外踈

者竊謂無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以來何代

無君所以祗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為天子者實難善

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幾而作今四方既

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須自唐書作守

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為無信欲遣兆人若為信

畏哉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罪

賞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疎如臣愚見王世充

建德下偽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

幸甚

論廢宮宮屬表 太宗

許敬宗

臣聞先王慎罪務在一有恤刑往哲寬仁義在一有宥過

聖人之道莫尚乎一作茲竊見廢宮官寮五品以上除名

棄斥頗歷温寒一作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包

藏悖逆陰結宰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禍生慮表非可防

萌宮臣一作官僚迥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究焚

山燬玉稍同遷怒伏惟陛下至德欽明哀矜庶類聖情冥

感昭格上玄是天監孔明重申靈命神襟喜念恩加率土

爰詔寬鞫單被普天惟此數人未沾洪造伏尋先典例有
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滂昌邑中尉則王吉
免緣於海昏警諸樂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
於張敖主以克迷悉陷一作其誅夷臣以賢良皆荷一作荷彼收
擢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亦一作又遵斯義楊勇之
廢罪止加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綱古今裁其折
衷史藉稱為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
蕭鈞等並砥節礪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
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筆朴或以忤意因一作而見猜嫌一槩
雷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臣早預藩寮深蒙錄
舊趨馳左右二十餘年伏見絲言每求與誦所懷狂狷輕

敢以聞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請更不窮逐竇智純表

太宗

褚遂良

臣遂良言竇智純不自循名陷於險薄既是陛下近親由
來之所請請委然智純戚屬使任女為王妃結髮從戎實惟
故舊書言昔在唐堯以親九族陛下憲章前事自須進退
以禮方今刑網寬大不以疑罪與民弘基所注箭射舍中
事已非實智純自藏獨樹狀又難明所以刑部大理各相
得失陛下已出智純為開州刺史便是貶責正當處分已
畢今之餘事只是窮逐語言但智純戚屬貴望親姻既蒞
職居官布在朝野相逢談說言議是常蕪復其婦積病在
床命懸朝夕即日刑部官司及在朝士皆不欲陛下更窮

此事設令實推得智純自藏獨樹誣弘基家人刑名指歸殊非重大况又事跡曖昧猶未分明若久窮逐便成苛細生於物議虧損至德如臣愚見伏願更施天澤赦其所短情存故舊不失善聲即日在外議論如此臣猥居諫職不敢不聞塵黷聽覽伏增戰慄

請停春殺高敦禮表

高宗

薛元超

臣某言臣蒙非分恩澤一朝拔擢至此跼影兢魂惟思報效伏惟天皇開直言之路不棄芻蕘臣之區區敢陳微款伏見近日奏揚州人高敦禮詐宣勅乘驛馬採藥其日奉進上去不得至秋即决敦禮犯狀實當萬死但以罪非惡逆據法合至秋分臣聞聖人者德配二儀則天之為政今既

勾芒戒序時屬發生禮稱仲春之月無焚山林言順陽而養物也仲秋之月申嚴百刑亦順陰而肅殺也古人有云姦偽者與造化俱生自然之氣也是知掩義隱賊出自帝鴻毀信廢忠生於少昊以今海內之廣何得全無姦偽天皇踐極以來恒以寬仁被物故中外提福區宇又安以太平之時闡和平之化若其政察非所以一作上遵玄老之風伏請稽諸彝典暫迴聖慮臣識不及遠輒申愚見懼不瓦合伏增戰慄

論刑獄表

文粹作諫除濫刑疏

武后

朱敬則

長壽中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捐不急之官計日受功一作惜日愛功疾耕急

文類 戰人繁國富遂一作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

薄可行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也既而二字一作鋒鏑既一作銷石城又毀即一作可易之

以寬大一作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

導之秦則不經一作秦淫雪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

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榮陽成臯之

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惟進豪猾之

材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尚戢金鼓之聲未息傷

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盼雍容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

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

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如是

晉書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帝王之貴

一無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收一作恐置

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

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晷漏難踰何十二帝

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遽廬禮經

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祠文粹向畢芻狗湏投淳精已流

糟粕可棄仁義尚捨况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

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設鈎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峻一作

刑名不能文類作摧姦禁一作暴故置神魘一作開告端

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順一作無罪不除

人心保能文粹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

文粹 卷之六 六

神謀盡一作入 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闔蒼生

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德而稱也豈比造功鳴條大

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

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

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鑒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

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幾而作豈勞終日乎陛

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定章程下恬

愉之詞流曠蕩之澤去文粹作斷 萋萋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鏃

杜告密之源絕羅織之跡一作室羅織之跡 使天下黎人一作

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同前 武后

徐堅

臣聞上天之道先春而後秋聖人制法外刑而內禮故知

三辟之設王者不得已而用之今帝命惟新六合光宅遠

無異望適無異言亦宜安彼反側示以寬典臣竊見神都

諸部勘當所尋有勅停勅迄至于今猶尚追攝豈非勘當

使等志希僥倖執斯刻薄以為已能哉長姦濫之源傷醇

和之化伏願即停之臣又聞書有五聽慮失情實也令著

三覆恐致虛枉也比見有勅勘當反逆令使者得實便決

然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

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以肅姦

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

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詳刑之意

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詳刑之意

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簡擇恐招枉濫諸官僚之內有用法寬平爲衆所稱者願親而進之處事深酷不允而望者願踈而退之囹圄無寃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虞帝之明規罪不至孥漢君之茂德故卻芮作亂而卻缺登朝稽康被刑而稽紹入用終能立功白狄効死湯陰千載美談斯爲稱首父子猶其若此餘親尚何疑哉竊見逆人之親選曹廣責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子之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賢命惟新有道賤貧實爲深恥遂令此等長從遐棄懷才抱器將何望哉是以聖意哀矜頻降恩制令同常例各使怛懷姚璿之徒皆逢委任而在下僚列不識天心苟求微疵不弘大體又準勅逆人周堂親不得任

京官及兩畿三輔官準法刑戮總麻親不得充近侍宿衛臣望申勅有司勅令逆人外不得輒爲勘責收其賢能示之曠蕩斯巍巍之德作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伏惟皇帝陛下二儀合德百姓爲心一物不安納惶興想竊見關西戶口負募赴都聖旨含弘不言差送是以樂住之色數萬餘家受使之人苟徼勞効務選高戶抑此陪郭然高戶之位田業已成安土重遷人之恒性使者強送僂僂進途一人怨嗟或傷和氣數千餘戶深宜察之臣望令檢勘先投牒樂住者並令赴都其差定陪郭者各任還貫若神都須人雍同等州先有工商戶在洛者甚衆令檢括兼簡樂住之人微有資財情願在洛城者並酬其宅舖之地令

漸修立則洛城不少於邑戶黎庶得安於本業此管子所謂順於人心施弘均養之人則臣希冀痊平有朝覲之望容居散秩免負乘之僿無任悃迫之至

按口四十三字

十月望之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八

表六十六

刑法二

為百僚請加王慈徵等罪罰表一首

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為累表一首

為將軍程颺弼謝放流表二首

為蘇宏暉謝罪表二首

謝免罪表一首

為人謝放父罪表一首

請寬宥與張易之往還人表一首

請代父死表一首

為百僚請加王慈徵等罪罰表

武后

李嶠

臣某等言伏見逆人王慈徵等並擢自凡庸累承恩獎遂得叨榮秩職此禁戎任切瓜牙寄同心膂而忠勤之志莫效於鷹鷂悖逆之憊反同於梟獍向使耶謀不洩陰計遂成將恐變起宮闈禍生肘腋此實靈祇之所切齒臣子之所寒心若但寘以恒科委之常憲何以明大憝之愆咎杜元凶之覬覦望請汗其宮室輶之都市用遵雷電之象允叶春秋之義則衣冠塞望夷夏甘心無任憤切之誠謹冒死陳請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為累表 武后 前人

臣某已下文武官九品以上二千七百五十人等言臣等伏見今月九日恩制緣逆人親屬有能公勤清白者自當

隨材擢用不以為瑕宜各坦懷佇收來効臣等仰承恩造伏誦德音感戴屏營忉舞相屬臣某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父殛子與聖賢忠厚之教身死宗戮季末陵夷之道或罰不及嗣或禍并其族淳朴浸往惻隱不建於昆蟲一作蚊法令滋章網羅必及於麇知天厭淫雲誕興明聖掃百王之餘弊張網羅而更理去貪殘而遂生育品物昭蘇哀獄訟而緩戾劉寰瀛凱懌刻薄之風盡敦厚之化流猶且締想納惶凝情溝壑在予之旨固以一作已刑於萬方拯物之心豈直解其三匝日者亂臣干紀巨滑滔天將傾渤海之流且觸崑山之柱陛下傷澆泥之為變吊管蔡之不臧法當電之威誅而不怒一作怒用春秋之義斷

必以情擢其髮而塋其尸殲其魁而宥其黨漢主三夷之法黜而不行秦皇九族之刑矜而莫用至若瓜連萍託枝附葉隨或玉石難分或淄澠易混俱削嫌疑之迹豈從寬大之文遷州貶縣終示於小懲竄海投沙尚班於榮級則是我有大造於群兇也而聖慈無已天澤踰隆並運四時乃錫造於平分之外不遺萬物尚加惠於曲成之表使枯朽之幹向秋而更榮窮涸之鱗在轍而能躍藏其疾而含其垢責其效而要其功雖魏士之私於外朝獲安反側商人之染於汙俗咸與維新無以匹此含弘方斯滌蕩陛下祚始鄴錡嗣周家之忠信卜於纏洛承夏鼎之休明三后在天日歆於盛德四夷為守未慕於高義方當鬼神降福

豈止黎庶歸心臣等沐道昌期叨榮顯列觀太平之德禮聽中和之詩頌雨露之施徒仰於財成天地之仁豈議於酬答無任欣戴踴躍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為將軍程處弼謝集作放流表武后 陳子昂

糞土臣某言臣以殃疊姪構凶逆臣合宗族誅戮以顯國刑不謂天慈哀矜宥從寬典全臣骸骨生竄遐荒窮魂再造以崩以躍臣某中謝臣聞忠臣事君如子事父窮痛之至則呼所親何者君父恩深臣子懇切况臣蒙陛下恩遇如子於母今為子不孝為臣不忠長辭闕庭永歿荒裔悲窮痛恨荼毒誰依即使朽骨埋魂長城泉壤懇誠莫展幽

翳明恩實恐隱慝於君不盡臣節明神誅殛瞋目貽殃輒
敢隳裂肝心罄竭誠懇殘喘冒死期少謝恩伏惟聖母神

皇陛下哀矜集作憐垂察臣某中謝臣聞太馬賤畜尚知主

恩草木無心猶感德化臣雖駑猥不足比人負榮懷恩能

無感激臣山東孤賤一作子朝無親故性識愚鈍才無可堪

非能矯迹立方一作身飾行軌物假借名譽為時吹噓遂得

宿衛階墀忝職即將勤勞莫紀尸素已多任經十有三年

竟無一階升錄臣之駑劣於此可見而貪榮冒寵尚不知

歸陛下應天受圖恢纂大業又不以臣駑鈍特見褒異擢

任中郎委以心膂在職未幾即校檢將軍總逾一年又加

正授未盈三載貴顯朝端寵渥隆崇莫與臣比臣每刻肌

骨曉夜思惟臣以何功謬私天造超群越輩顯赫明朝應

由臣天性專愚志一守直一作志行不負物心不愧神盡

忠事君竭力養母所以聖慈幽鑒曲昭懇誠寵任無疑委

同親近不然愚臣何取集作以叨此殊私集作恩臣兇險罪深

母不終養爰初遘疾以至終亡天慈再三降醫賜藥酒脯

珍膳繼踵臣聞優問慇懃若同親戚臣之子母何德於天

子貴母榮恩禮重疊臣誠不孝至頑至嚚蒙此恩榮豈無

感戴臣愚性為善不願人知非敢自矜用為僥倖皇天后

土實見赤心臣徃任郎將之日陛下特以臣貧賜錢集作銀

及綵臣以天恩非分矜憫賜臣懷戴之心祈懇宜報遂用

於天宮寺寫經造像半為聖主半為老親臣以君親之恩

所宜並報報是常理不合人知自爾造成實集作無知者

臣今日獲罪不合上言實以事君之心所宜罄盡善惡有

隱恐負赤誠况集作臣長沒黃泉無見聖日區區之意安

可不陳臣每以陛下恩深微臣命淺常願湮宗滅族獲報

萬分何圖誠効未申凶孽先集逆天反道背德孤恩汗辱

門宗虧缺臣節此臣所以椎心泣血仰天號跳長負陛下

之恩終無上報之日煩冤屠一作毒心肝以糜比者待罪

幽囚已合殞身碎首為奉陛下賜書示諭照察臣心所以

捧戴偷生假息殘喘今已蒙寬刑法集作兄弟獲全投竄遐

荒其禦魑魅臣之慶賴復何可言所恨亡母棄背即遭此

禍几筵塗炭孤魂煢煢存者流離亡者哀痛辛酸幽顯為

代所悲應由臣不孝不忠延此禍酷何以面目下集作見

先臣何以心顏拜辭天闕生死無措未訣於今即以某月

日部勒妻子奔波就道即應死滅結草幽泉伏願皇母神

皇陛下至尊寶神為萬姓加膳天下禔福以祐蒼生壽如

集作若南山永六無極不勝戀慕感咽之至

為將軍程處弼謝放流表武后前人

臣某言臣無教訓家有逆子臣合湮集作宗滅族以顯國

刑天慈哀矜放從流竄臣為慶賴已是非圖今日日遂蒙

天恩以臣所坐流刑特從釋放窮骸朽骨一朝再生踴躍

章惶再崩再隕前篇作罔臣某中謝臣山東孤子朝無親

故智集作識愚魯非有材能陛下超群越輩崇以榮寵昔

徐明

任郎將十有三年遂無消埃一階昇錄自陛下踐極謬荷
恩私冒寵叨榮超絕時輩越從郎將檢校將軍總逾一年
即加正授皆是宸眷非有因人寵渥崇隆前篇作隆宗莫與臣
前篇比臣之孤賤貴前篇顯知慙臣又凶殃積罪甘投魑
魅孤負陛下之恩求為遐荒之鬼肝腦塗地無以微酌豈
謂天造曲矜恩及枯骨收骸溝壑反魄幽泉使魑魅窮魂
重生聖日糞土殘命不滅荒陬負集作荷德戴恩萬死無報
不勝感荷再生之慶

此篇五百九十卷重出前已削去

為副大總管營

集作屯營

大將軍蘇弘暉謝罪表

武后

前人

臣聞儉狃不龔周王致其大戮將軍失律漢制被其嚴刑
未有逆命矯天而逋豐鼓之罰亡師沮眾遂寬戴杜之誅
伏惟天冊金輪皇帝陛下肅恭上帝子育群生萬國所以
宅心百蠻由其屈膝而契丹兇狡敢竊邊陲毒害生靈暴
殄天物皇兵順伐仗仁義以龔行窮寇姦回憑險阻而猶
闔臣等仁虧聖略知集作智昧詭圖遂以熊羆之師挫於犬
羊之旅誠合結纓軍壘抵罪國章陛下以堯舜深仁且緩
三苗之伐禹湯罪已不與萬方之辜遂得齒劍餘魂更參
授鉞之任死綏之魄復同挾纊之恩四夷慕義以來甦三
軍感恩而抃躍集作躡瘡痍再起俘馘是圖將士同心誓雪
孟明之恥殤魂共憤思抗杜回之讐臣等殉義忘生報恩

惟死不勝集作任感激慶戴之至

同前武后

前人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已前赦書赦臣萬死總削見任官秩還復本將軍名始慶再生即榮寵命宛轉踴躍感戴慙惶

臣某中謝臣聞鑿門受拜集作律本合忘生對敵臨戎徇節

惟死此乃國家恒典軍政嚴科臣妄以薄庸集作庸才謬叨重

任不能深圖遠筭馘醜摧凶以宣廟略之威永息邊人之

患厲以軍前挫衄士卒奔亡臣後繼驅馳戰鬪交合川谷

地險客主勢殊步馬相懸左右受敵決死爭命集作決力

盡途窮遂以貔貅之師衄於大羊之衆誠合集作宜刎首謝

罪集作國殺身報國集作恩陛下弘湯禹之仁務寬大之典愚

臣同孟明之侶遂免嚴誅白骨在榮丹慊未泯誓將枕戈嘗膽殄逆梟凶躬為士卒之先以雪殤魂之憤肝腦塗地少答鴻私不勝荷戴再生榮幸之至

謝免罪表武后

前人

臣某言今日司刑少卿郭某奉宣勅旨以臣所犯特從放免伏對恩命鳧鳧飛揚臣某中謝臣巴蜀微賤名教未

聞陛下降非常之恩加不次之命拔臣草野謬齒衣冠臣

私門宗祖幽顯榮慶豈止微臣一身而已臣宜肅恭名節

上答聖恩不圖誤識凶人坐緣逆黨論臣罪累寔一作死有

餘辜肝腦塗地不足塞責陛下弘慈育之典寬在宥之刑

矜臣草萊憫臣愚昧特恕萬死賜以再生臣身首獲全已

是非分官服具在臣何敢安臣若貪冒寵私覲顏恩造復
塵舊職以玷清猷螻蟻微心實慙面目伏見南集作西有未

賓之虜北有逆命之戎尚稽天誅未息邊戍臣請束身塞

上奮命賊庭効一卒之力答再生之施庶陛下威命綏動

集作服荒夷愚臣罪戾將補萬一若臣獲死鋒鏑為厲犬戎

集作羊古人結草實臣懇願不勝大造再生荷戴之至

為人謝放父罪表集作為張著武后前

臣某言臣父某守官不謹獲罪自躬犯非清庶法宜不赦

實由臣為子不孝使臣集無臣字父陷刑憲天恩不盡集作嚴

科放全首領臣得父子相見已是非圖豈謂天澤無涯更

垂休命臣父子兄弟免罪從榮載惶載殞實慶實躍臣某

臣臣父子凡品守道幽微天恩矜憐集作憫見垂採錄

承恩幸厠列陪臣自得侍奉已來於今十有八載雖藝業

無紀勞動不聞小心恭勤實免憊過明明昊天實昭實察

不敢有二不敢有私夙夜兢兢集作抵惕若厲所以父母

兄弟皆荷恩私叨職謬官並在集作預供奉摩頂至趾豈足

上酌愚臣兢兢實慙夙夜集作實慄不意臣父昏集作衰耄恃寵

忘公貪潤微財取犯朝憲應由集作是臣不忠不孝使集作事

父無良庶耻不修幾諫有闕遂使陷於刑法玷國憲章集作

有玷國章臣之萬死無補此責刻肌刻骨泣血泣天恨負聖恩

以媿朝列臣宜代父蒙罪自殞闕庭不合偷安尚求苟免

誠以天波昭洗得更自新以忍垢偷生克躬自勵冀將集作

期萬一補過酬恩灰軀糜骨以甘心願伏惟神皇陛下恩
同父母矜照懇誠信臣集作赤心實有罄竭云

請寬宥與張易之往還人表中宗張廷珪

臣聞國之威柄在於賞罰賞中則人知勸罰中則人知沮
二者苟得則四海獲安二者乖宜則萬人無措况陛下始
復初業一作甫登寶位率土顛然欽佇聖化凡欲興一作
事亦何容易外有竊議臣請盡言至如張易之兄弟窮罪
極逆蒼生苦之良有歲月憑託城社無所告訴陛下仁聖
明斷憂在黎元一朝誅夷孰不慶抃在於親故並合從坐
然量宜制法理或未弘何者然也臣歷觀自古以來革故
即新之際莫不先行誅戮以服衆心此皆素無人望理藉

如此今陛下先朝子孫唐德未改乃天地之眷人祗之望
非陛下而誰誠宣布恩施德以答之崇仁尚寬以理之豈
更誅夷以虧至德况易之兄弟榮盛多時趨附之徒天下
大半欲盡殺之則罪不加衆欲少殺之則法難畫一在都
城者乍可有數遍四方者未知幾人反側者多不可不察
安之之理必在於寬自非至親及於謀首請一原宥令其
自新仁風大行在斯一舉臣無任

請代父死表玄宗

張不耀開元

臣某言臣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臣
父文成充使不了特寬嚴刑罪小責深不勝冤苦街衢驚
歎長幼咸嗟皇天后土實所監照臣聞有理不申枉填溝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一十八
九
擊臣子情切骨肉恩深請以微軀代父當死乞寬父之殘
命展愚臣之孝心伏乞天命俯垂矜察不耀萬死猶荷再
生臣父朝無近親孤宦獨立苗竦難植根淺易危無風而
自倒不寒而自戰李全交接邪作蠱舞法弄權害甚周興
酷殊來俊枉陷良善以立己功惡貫已盈貪殘事敗不慙
顏厚猶事糾繩不懼皇天仍居憲府罪輕責重其枉實深
但恨明時虛編咎晦疑伏願陛下採輿人之誦聽左右之
言乞不濫無辜庶冤魂重返即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
任酷裂之至冒死投匭以聞

校正二十四字

十月十五夜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九

表六十七

刑法三

執奏裴景仙獄表二首

論夷州刺史楊濬決杖表一首

論刑法不便表二首 請替李邕死表一首

爲夫謝罪表一首

代郭令公請雪安思順表一首

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一首

爲吳王請罪表一首 論潘炎表一首

論御史臺誣謗表一首 河南府論被謗表一首

執奏裴景仙獄表 玄宗

李朝隱 時爲大理卿

臣某言伏見武強縣令裴景仙犯乞取贓至五千疋事發
逃走奉勅令集衆殺劫伏以景仙緣乞取犯贓罪不至死
又其曾祖故司空寂徃屬締構首預元勳載初年中家陷
非罪凡其舊唐書兄弟皆被誅夷惟景仙獨存今見承嗣
據贓未當死坐雖唐書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
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
勳不棄平典斯允

第二表

前人

臣某言臣伏以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
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之十五疋便抵死
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疋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

處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
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
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恒又仙曾祖寂草昧
忠節定爲元勳位至台司恩倍常數載初之際枉被破家
諸子各陷唐書非辜惟仙子然猶在且又承嫡繼封主祀
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赦之鬼
不其綏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况應勅決杖乃有犯配流
近發德音並唐書標殊澤杖者旣聽減數流者仍許給程
天下顯顯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豈於一人獨峻
恒典伏乞採臣之議致仙於法則國典有常率土幸甚幸
甚制景仙決杖一
百流嶺南惡處

論夷州刺史楊濬决杖表 開元二十四年 裴耀卿

臣某言臣伏見夷州刺史楊濬犯賊處死勅决六十配流者伏以聖恩天覆仁育品舊唐書作庶類死罪之責不欲尸諸市朝全其性命流竄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獄無冤人曠古已來未有斯美臣愚以為全生免死誠為至化有恥且格為訓將來苟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為刺史縣令與諸吏稍別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為本部長官即合終身致敬决杖者五刑之末品施於秩扑徒隸之間官蔭稍高即免鞭撻今决杖贖死誠則已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法至於死天下共之刑至於辱或有所耻况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對其人吏背脊加杖屈辱頓挫唐書作屈挫人或哀矜

唐書

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恐非敬官長勸風俗

之意又雜犯死法

唐書作罪

本無杖刑奏報三覆然後行决今

非時不覆决杖便發儻獄或未盡又暑熱不耐杖

唐書無杖字

因杖或死即是促期處分不得順時將欲生之却夭其命

又恐非聖心

唐書作明

寬宥之意臣前後頻在州縣或緣雜犯

决人每大暑盛夏之時决杖多死秋冬已後至有全者伏

望凡刺史縣令於本部决杖及夏暑生長之時所是杖刑

並乞停减即副陛下好生之德於死者皆有再生之恩也

臣無任

六百九十四卷重出

論刑法不便表

李彭年

臣聞明王理人也設法立制不私喜怒與天下共之忠臣

之事主也竭誠盡節不顧榮辱欲天下利之故得上下同心法令明一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蓋刑措太平之道也今陛下作人父母勤憂庶政從諫不拂居安慮危臣所以敢進逆耳之言忘忤旨之罪伏願陛下少垂照察幸甚臣聞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人心竊見紫微主書趙誨為取蕃人末河利刀子趣文書特勅處盡趙誨受贓罪不枉法又異監臨貪以敗官事雖挂網議而定罪國有常條若必責之以極典假有罪重倣此者陛下復何以加之於法乎臣又聞政之所興事資賞罰賞罰必信人心乃安輕重或虧手足無措陛下若以借趙誨之命勵貪吏之心以臣之愚又將未益疑

夫法存盡一不啓二門者蓋示人以信也先教後罰寧僭無濫者不陷人以罪也若有犯必死則非薄刑之意同罪異罰又非盡一之道何必殺之示信臣非愛人命也惜陛下之法也昔者渭橋驚馬空見罰金高廟盜環惟聞棄市漢幾刑措職此之由釋之之言可以為喻伏惟陛下少留意焉抑臣聞之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及也殺氣方深嚴刑在近一物失所聖心不安臣忝諍臣不敢不奏又典律所制輕重各殊笞杖是輕徒死是重爰自近日此道便乖凡所決囚例多非命此乃徒刑有必生之理杖刑為致死之條既紊國經有傷和氣又凡曰造偽例是死囚伏準條格先決一首既要之以斬罪何更加以

杖刑臣雖至愚猶將不可凡百達識孰謂其宜又周禮論刑刺之典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人陛下若以臣所言非可用則願陛下訊以群吏詢諸宰臣擇善而行國之利也夫古之人臣干救危犯者非一人也然遇主榮達者萬無一也一作其遭咎羅一作惟禍者不可勝數以此觀之豈臣之利也誠為主也伏惟陛下深察之臣識謝中庸才非上達猥以承乏叨居諫官既無涓埃之効實多尸素之責謹獻愚直輕觸威嚴儻益萬分其九死

第二表

前人

臣某言臣伏見詔書內外官取受一疋以上科本罪外放歸田里五疋以上仍於犯處便附貫者臣聞國之大禮必存其故不易其宜循其教不易其俗故禮曰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此則百代常行之道也周禮曰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此又三等用刑之意也然設三槐九棘之吏入鈞金束矢之條蓋又慎之至也故詳刑則死者不恨而生者不怨怨恨不生則災害不作災害不作則太平之理也以堯舜之聖猶曰惟刑恤哉以成康之賢故稱明德慎罰為政之道可不慎歟自周室浸微穆王荒耄作五刑之屬立三千之條度時而用所謂刑亂者也春秋之時王道浸壞征伐交起教化不行子產鑄書見疵於叔向荀寅設法獲毀於仲尼偷薄之政自是滋矣秦至始皇專任刑罰赭衣塞路姦邪並生囹圄成市天下

愁苦劉項一呼土崩瓦解降自魏晉至于陳隋歷代興亡莫不因此故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誠哉是言也當今天下有道庶政惟和四方無虞萬邦從政正可勝殘去殺逆德齊禮大革前非淳風一變今乃下明勅峻刑書深非元元之望也夫刑罰者御人以威法令者示人以信若成而數變則人之心不安嚴而必行則獄訟滋起先王所言議事以制不爲刑辟者懼人之有爭心也伏惟陛下取鑒前典率由舊章國用常刑俯收嚴典則政經有序德洽人心萬姓咸曰大哉王心茲用不犯於有司矣且臣聞寬者仁也政者正也上正其道下必從之陛下居無爲之時行不嚴之化則如風偃草日用而不知豈待威之以深刑而欲革之以貪性苟縱免而無恥亦何益於政哉臣又聞之至刑無所用至政無所理故楊泉物理論曰姦與天地俱生自然之氣也人主以政御人政寬則姦易禁政急則姦難絕今法雖大設犯者逾多臣愚以爲持政之急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此蓋急刑非止姦之意伏願陛下深思之臣識見近淺才非匡濟謬參列侍忝齒諍臣敢不竭誠以速官諉儻裨政化雖死猶生

請替李邕死表

玄宗

孔璋

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

善唐書作用能

舉唐書材棄行烈士抗節勇

後篇作奮不避死見危致後篇唐

命管仲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

惜唐書生乎比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後篇唐書作誅陳

平棄後篇唐書作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後篇唐書

作漢無皇極之尊秦不兼後篇唐書作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

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

苟免往者張易之弄唐書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常氏

恃後篇唐書作持勢言出禍應唐書作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

姦謀中損後篇唐書然則二字後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二字後

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其忠於國矣今聞坐

賊醜敗厥行且斯人所然唐書者拯孤恤窮救乏唐書賙患

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未

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唐書殺身以明賢臣顧朽材

輪轅唐書作朽無取後篇唐書徒獸視禽息後篇唐書作獸息禽視雖生

何為况賢為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失社稷

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

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

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款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

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

善而死死亦後篇唐書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

足以贖邕鴈門縫腋後篇唐書有足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

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後篇唐書林父之功使臣得

明後篇目黃泉附北郭之跡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

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劔豈煩大刑然後

歸死皇天后上實鑒唐書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唐書

亞夫得劇孟以為二字後寇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

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敷舍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

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

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况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後

唐書作復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為知己者

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

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此表六百七十四卷重出題作救李邕書內或節略

今已削去

為夫謝罪表

李邕妻温氏

妾温氏言邕効職不謹狀涉貪狼逼迫囹圄獲罪以聞誠

宜不待刑書便當殞滅然事有所隱恐負明時天聞負遠

號訴不敢倉卒之際分從嚴誅豈謂天鑒仁明邕得生甯

荒外再造之幸上荅何階死罪死罪邕少習文章薄竊時

譽疾惡如讐徃任拾遺奏張昌宗之黨後參憲府効武三

思之罪坐此為累不容于衆秉邪佞者切齒攻文章者側

目由是頻謫遠郡削跡朝端不見闕庭何啻十載歲時凝

戀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東岳大禮告成法駕西旋路遵

近境邕奉牛酒之獻各展臣子之心不意天澤曲垂恩私

屬沐邕當再躍何以為心懇至夙誠冀遂申効妾聞正直
 見用邪佞生憂邕之禍端自此為始且邕比任外官竟無
 一議天顏暫顧罪則旋生諺云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伏
 惟陛下明察此言妾之微軀萬死無恨死罪死罪邕初蒙
 勘當即便禁身水不入口向逾五日孤直接寡邪黨相趨
 窘急至深實不堪忍氣微息奄性命唐書作吏是聽遺邕手書
 事生吏口貸百姓蠶糧唐書作種抑稱枉法市羅以進令作賊
 私吏以為能守此加罪當時既使朝堂潛皆守捉號天訴
 地誰肯為聞嚴命將行恭往奔逐泣血去國沒唐書作投骨炎
 荒長任欽州示以無用願邕充一卒之用効力明時膏塗
 朔邊骨糞沙壤使得身死王事成邕夙心妾則碎首粉身
 萬死為足妾夫婦義重常見其志不避罪責言死上聞儻
 天光垂照即當殞滅妾之榮幸實荷再生謹奉表投延恩
 醜

代郭令公請雪安思順表肅宗

邵說

臣某言臣聞邵宛之死罪由無極申侯之戮譖起濤塗惡
 直醜正其來自遠伏見故開府儀同三司兼工部尚書安
 思順并弟羽林軍大將軍兼太僕卿元真等竭心聖代宣
 力先朝或任重疆場或寄深環列刈單于之壘殿天子之
 邦播筭竹帛圖形文素既稱名將實為勲臣哥舒翰與之
 不叶因謀陷害云共祿山通應兄弟盡誅二字一作冤痛
 之心歿而猶在安祿山牧羊小醜本實姓康遠自北番來

投中夏思順亡父波主哀其孤賤收在門闌比至成立假
之姓氏及祿山擁旄薊北思順授鉞朔方雖則兄弟而情
非黨與祿山未反之日思順屢已陳聞朝廷百僚無不委
悉豈意姦人罔上成此盜憎生爲盡節之臣死爲銜寃之
鬼趙母以先請免坐思順以變告覆宗死而有知飲恨何
極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紹休帝圖蕩定妖氛肅清寰海
軫納隍之念深解網之仁陷賊衣冠咸蒙齒列豈令思順
兄弟獨隔恩私忠義之臣所爲流涕此臣所以特祈昭洗
昧死上聞但雪此一家必萬方感惠何則逝者抱屈尚蒙
見申則存者謀安故無究濫雖有不賓之俗將聞風而悅
服蓄疑之將當委質而來朝豈惟天下歸仁實亦幽明欽
德無任懇願之至

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

肅宗

賈至

至德中

臣某言伏見宰臣奉宣聖旨將軍王去榮擅打殺富平縣
令杜徽其罪將合實殊元緣新收陝郡防遏要人特宜免
死削除在身官爵白身配陝郡展効者臣等旣忝職司主
在行下伏以聖人誅暴亂定王業必先知明新唐書法令崇
禮義於是百姓戮力賢愚悅隨是以漢祖之始入關約法
三章殺人者死不易其則然後能戡定秦項而帝天下今
陛下將欲清雲雨之屯掃攬槍之寇不自約其法恐異漢
祖向時之事將何以成功業哉謹按王去榮是富平縣百
姓朔方偏裨無專殺之權有犯上之逆且擁唐書數千之

衆不能整齊行列外攻強寇翻乃無狀挾怨內唐書作殺

縣尹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私怨

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以生漸臣聞去榮善放拋石能守

城邑曩者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之李光弼太原程千

里上黨許蕪唐書作叔蕪靈昌魯炆南陽賈贲雍丘張巡睢陽

無去榮拋石之能未聞賊能下之也其糧不足者自援矣

何獨陝郡非去榮不可哉陛下若以拋石一能所犯上者

復何止之若曰上答去榮而誅將來之犯者則是法令不

一而招罪人也今惜一去榮之才而殺十倍去榮之才者

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亂逆之人也鳥一作有逆於此

順於彼亂富平而治陝郡悖於縣尹而不悖於君乎况今

之律令太宗之律令也陛下不可惜小才而廢祖宗之法

也伏惟明主棄瑣瑣之能全其遠者大者則禍亂不日而

定師旅因茲整齊矣天下幸甚臣等不勝云

爲吳王請罪表代宗

于邵

臣祗言臣長男岫受國恩榮出典藩翰不能昭宣聖理協

和上下爰抵憲章自貽勦絕臣年過歲制識謝平人徒以

宗親昧於名教罪因兇悖之子敢望全生之分臣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臣一自停務因茲杜門瞻闕庭而待命佇荒

陬以投俾疑作界頃者未明去就私喪心魂近以獲奉刑名

公聞信宿尚廻天鑒免肆市朝因其所流許以自決且身

首不異豈足謝於方隅而禮律所均尚未論於家屬遂使

首不異豈足謝於方隅而禮律所均尚未論於家屬遂使

九泉之下猶荷全歸三族之中欣承在宥微臣朽老無階
上答縱填溝壑雖死猶生無任感恩負德之至謹詣朝堂
并領男前梓州刺史某等束身請罪輕黷宸嚴兢惶無地

論潘炎表 德宗

前人

臣某言伏見今月一日制命以劉晏殊死之責連及前禮
部侍郎潘炎禮貶授禮州員外司馬天監孔明善惡懸別比
諸子壻猶佐上藩凡所見聞莫不欣荷知德刑無頗而行
於代也但臣比見潘炎爲性貞純致身無過介然特立自
爲一時之選名不爲晏稱官不由晏進自晏處權掌要未
嘗以毫髮受遺未嘗以親戚請求頃自晏居外使而安禮
致書疏知而寒溫通意都不爲之開緘凡此之類蓋非一
二所以海內修崇名節者莫不歎伏以爲古人之中罕有
儔對自晏伏誅衆望炎免况二年風疾手足拘攣氣息奄
奄藥餌未復奉詔奔波即日登路籃輿卧載生死難圖臣
愚識炎日久知炎至行伏恐斃一吉士爲代所悲冒責上
聞庶幾下達儻蒙聖人迴聽恤以守道不回賜其殘生許
歸田里免隨道殮俯叶群心將勸清貞之士以勵貪浮之
俗炎之幸也臣愚不識忌諱于犯湯鑊塵黷宸嚴陷身無
地不勝知賢請命之至謹詣東上閣門奉表陳列以聞

論御史臺誣謗表 德宗

齊暎

臣某言前月十七日八陵禮畢臣議以爲不合不賀宰相
御史臺罰臣一月俸至十九日宰相奉宣聖旨不須罰者

臣以愚直守職造次執文憲司班列失儀委典書罰聖慈
照監特恩釋放兢懼戰越不知所圖臣某中謝臣伏以昨

者八陵之禮百王未行一作明特由陛下發於孝思成此盛

典社歸聖祚慶屬皇家惟當稱賀殿庭豈合推美臣下事

關誦瀆禮近嫌疑臣忝職司豈敢苟且又詳郊廟之禮與

臣愚見亦同但緣李文性褊而剛不敢對衆陳白所以入

詔宰相冀其無跡而停豈圖智小慮深竟以徇公招咎陛

下察臣等守直免臣罰俸懲勸斯在隕越何酬臣某中謝

臣素庸虛叨蒙獎擢身則誠為賤品官是陛下九鄉臺司

理在持綱臣則職當執禮綱失是一時之誤禮失為經疑

古所非書罰已擅臺威放罰特關一作開聖造誠合各守職

分上答恩私弘陛下太和之仁示朝廷至公之道豈以蓄

憤未洩求過轉深數日已來衆情共悉臣昨十一有自緣公

事頗詣延英李文疑臣別有披陳遂欲曲生瑕疊責臣不

賀宰相則上引班列失儀惡臣專守禮文則旁說河南殘

破其牒已公行組織欲杜臣之口近聞又有譖說擬陷臣

之身不敢縷有塵煩自當漸布行路臣孤立無援行公奉

職惟聖明在上微臣必不及寬但恐誣構日深慈母亦當

動聽臣今不敢避李文之怒惟懼失人臣之和夙夜不寧

憂惕成病若更請對轉恐生疑戰汗彷徨不知所處無任

兢懼感恩之至

河南府論被謗表

前人

臣某官臣聞修身止謗君子之道尚口自理小人常情臣雖駑劣不才竊服師父之訓縱有謗譏未嘗辯明久必自孚庶無所愧况釋謗於已則必過於人棄讓違譏何愧之甚然命之所切不緣臣身伏以受陛下命官之初直自聖心所擇遽致遺闕上累皇明此臣不得不辯一也聞謗臣之詞以驚聽爲務或云父子相食或云盜賊公行山谷之間已有結聚或云坊市之內亦至流亡儻或上達天聽則貽憂聖慮又臣不得不辯二也臣某中謝臣伏以鄰近數州去年皆同水旱惟當府一境前年先有水災旣已積憂又加再歎其間數縣人戶頃者實多逃移據兩稅案所有未歸人戶尚有一千五百已下有負獎任不勝憂惶自蒙陛下恩慈特發倉儲賑貸安業者無不懽忻逐食者漸以遷還幸災之人騰謗益甚致茲嫌怒實此根由蓋緣臣自到任已來事有不幸魯正寬獄嘗奏貪官且獄是聖衷所明幽魂知感賊是疫人之害踈網不容當官而行於臣何有今則藝章雖舉衆怒遂深乃於道路郵亭造其飛語又於往來使客揚此虛聲轉至沸騰布於遠近且謗臣者以去臣爲限臣不去不休臣若尚安居謗亦滋甚向念時雨未降人心易搖乞罪微臣以安百姓今月十九日又得南市署承張斌狀送留守牒市之意似欲慰人戶詳其榜內之詞却慮搖動愚下其牒云戶口流散村落空虛恐依山林變爲狂寇攘竊道路隔礙往來者今地即王畿有事尚

令密啓人皆服化虛詞豈可勝陳敢言不利府司又恐惑
於遠聽臣伏以俱承寄任貴務和同今日故就皇城自取
商議既至門首又不見臣臣憂懼轉深不敢不奏其市榜
諸縣見擬移牒請其且收臣既昧通方輒陳事體兢懼戰
越不知所裁今東都幸有臺省之官悉是朝廷所擇職爲
耳目身在都城固諳纖微望委勘察庶事責實其待刑章
無任惶懼懇迫之至

校正二十二字

十月十六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

表六十八

諫改獵遊宴

上諫獵表二首

諫馬射表一首

諫格猛獸表一首

諫改獵表一首

諫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表一首

諫作乞寒胡戲表一首

諫安福門酺樂表一首

諫江南採捕諸鳥表一首

諫停市犬馬表一首

諫不許突厥入伏馳射表一首

諫不夜飲表一首

諫內宴至夜表一首

上諫獵表

高祖

楮亮

臣亮言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之期一作極採一作極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

勞帝業盱食思理一作政廢寢憂民一作人用農隙之餘遵冬

狩之禮軫一作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唯一面禽

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迴玉鑿而籍豐草

引金陣而滿平原盡心目之娛翫且杲之樂發彫弓而迫

狡兔飛勁矢而摧高鳥斯固畋弋之恒規而皇王之壯觀

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強一作

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總搗不能當其憤氣雖復

孟賁在一作抗左夏說居前卒然驚鼠一作軼事生慮表如或

近赴一作起林藁未填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宮一作官騎之

清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姿垂將來之教

降情納下無隔直言臣叨逢明代一作時遊官藩邸身漸榮

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上觸宸嚴伏增戰越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同前見六百九十

虞世南

諫馬射表太宗貞觀元年

孫伏伽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

天下之主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

衛九重其動也則出警入蹕此非直尊其居處乃為社稷

生靈之大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竊聞陛

下猶自走馬射帖娛樂舊唐書近臣此乃無急唐書乘危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虞世南 諫馬射表

竊爲陛下有所不取也何者一則非光史冊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遵養聖躬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祗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旣爲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柰社稷天下何如臣愚見竊謂不可

諫格猛獸表

太宗

魏徵貞觀十四年

臣徵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爲誠昔漢文臨灞坂欲馳下袁盎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不徼倖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自輕柰高廟何孝武好格猛獸相如諫力稱烏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爲難矣雖萬全而

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孝元郊泰時因留射獵薛廣德

奏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罹災今日撞亡秦之鍾英華作今接亡

秦之踵非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顧如宗廟社稷何

憑河暴武未至之誠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

馳騁之樂而割情屈已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爲國不爲身

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聞

行貞觀政荒野政要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

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爲宗廟社稷下尉羣僚黎

庶則天下幸甚

諫畋獵表

玄宗開元五年

吳兢

臣兢言伏見明制來年五月五日幸東都道路皆以陛下

至長春宮及沙苑當有畋獵之事今東土耆艾關河士女莫不欣躍舞抃翹望帝車延頸企踵所思者德伏願陛下舉無失禮動則有章詩云敬慎威儀惟人之則愚臣以山陵始畢甫及逾年陛下縗服雖除心喪未已四海之內八音尚過豈可遽將犬馬爲娛鷹隼是務必或如此則恐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欲令萬方何所取則况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之陛下旣俯順當時之請唯行易月之制奈何更盤于遊畋以徇從禽之樂豈可謂明王之孝理天下乎而望德教加於百姓必不可得也昔魯侯觀魚于棠春秋尚列其戒陛下若旣葬而獵後代豈不爲刺且馳驚山澤之間經過林薄之下水谷之危未遠銜策之變不

恒伏願陛下重慎防微須爲社稷自愛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無欲而人自朴詩云爾之教矣人胥効矣由是觀之居上者必慎所好愚臣職居待問萋掌史筆竊以君舉必書位一作法在無隱旣聞衆所流議實恐有玷聖猷區區之誠唯在於一作爲此輒敢冒死上陳伏願留神省察恕此狂斐之罪云云

諫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常侍表

見六百九十卷疏門

李綱

諫作乞寒胡戲表

睿宗

韓朝宗

臣聞之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爲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實百代可知竊惟王公貴人

國之藩翰凡所舉措須合彝典今之乞寒濫觸胡俗臣參
聽物議咸言非古作事不法無乃為戎伏願陛下三思籌
其以道又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行觀此戲且元良國
本蒼生繫賴輕此馳驟能無暫蹶况匈奴在邸實繁有徒
刺殺密發何限夷夏卒然奔呼掩襲邂逅驚擾則憂在不
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深可畏也惟陛下愛人活國憂勤
庶政今所施為豈徒然矣豈不以玄象變見疫癘相仍厭
兵甲之災助太陰之氣臣誠愚瞽以為無益臣聞皇天無
親唯德是輔未聞兆亂以來多福太戊修政而桑穀自萎
景公善言而焚惑退舍彰善罰惡天之道也伏願去邪勿
疑昭德以待豈區區未法而能定其休咎哉

諫安福門酺樂表

曆宗先天二年

嚴浚 字挺之

臣浚言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昭
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機蓋以天下心為心深戒安危
之理此誠堯舜禹湯之德教也奈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
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論夫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無
相奪倫不致糜費一作且臣卜其晝史冊攸傳一作君舉
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路羅伎樂於中宵雜鄭
衛之音縱倡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
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為一不可也誰何警夜伐鼓通晨以
備非常古一作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
門弛禁巨詐一作多徒儻有躍馬奔車厲聲一作駭叫一

塵聽覽有軫一作累宸衷臣以為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滿

堂不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北宮多暇西墉暫陟一作

臨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儻

令有司跛倚下人饑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况於遠乎聖

情攸聞豈不慄然祗畏臣以為三不可也一作四不可也且

元正首祚大禮頓先一作頓光百姓顛顛德咸一作咸謂業盛配天功

垂曠代今陛下恩似薄於衆望酺即過於往年王公貴人

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為課稅呼嗟道路貨易家產損萬

人之力勞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患復令兼夜

人何以堪臣以為四一作五不可也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已

之欲况自去夏霖淫經冬一作今亢旱農乏收成市有騰貴

擢其實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代聖主明王

忽於微細而成過患者多矣陛下豈可効之哉伏望書畫

娛一作畫暮令休息惡斯一作要令兼夜恐無益於聖朝惟陛

下裁擇此篇六百九十八卷重出今已削去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江南採捕諸鳥表玄宗開元四年倪若水

臣若水言臣伏以方今九夏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擁耒蠶

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

達於京師水備舟船陸倦擔負飼舊唐書之以魚肉間之

以稻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貴鳥也陛下當以

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即鳩鵲鸚鵡梟足貴也陛下昔

龍潛藩邸備歷艱虞今氛侵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

龍潛藩邸備歷艱虞今氛侵廓清高居九五玉帛子女充

於後庭職貢珍奇盈於內府過此之外復何求哉臣承國厚恩超居重任草芥殘命常欲殺身以効忠葵藿微心常願隳肝以報主瞻望闕庭敢布腹心直言忤旨甘從鼎鑊

諫停市犬馬表

玄宗

張廷珪

臣廷珪言伏見發使及典儀等大齎繒錦將於石國和市犬馬臣聞書曰犬馬非其土性弗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者故明王欲極於德忠臣願畢於議偕護於細行保於大猷冀無間然能致盡善也今以陛下之明何失不見以陛下之斷何欲不懲復禹順於走九法堯易於迴掌誠可却走馬訓旅契聖心通於兆人德音應於千里一感則法星退舍一解則亢陽出雲豈宜勞遠人玩異物有從禽之漸

無恤下之先使明詔遐臨聖意昭布上非治

唐諫

國之要

下匪即戎之功將恐新麥未獲舊穀已空飢饉荐臻邊荒速寇昭告則然上帝赫矣大君無以解其倒懸續于請命邇不自給遠不能輸戶口流離公私懷懼此臣之所以憂陛下順天之心從人之願省無益之用救必然之急先社稷後犬馬此天下之幸國家之福豈獨微臣哉無任竭忠竭誠之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諫不許突厥入伏馳射表

玄宗

呂向

臣聞鷓鴣不鳴未為瑞鳥猛武雖服文粹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今夫突厥者正與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持武義臨之修文德來之既懼威靈又

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
乃能收其頃文粹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

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詔許侍宸遊召入禁仗仰
英姿之四目送神藝之百發恩旨文粹俱極誠無得踰焉

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
略大過猶獨未敢取也雖聖曾諮達遇文粹物無猜而愚

心徘徊與時加慄儻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
何羅竊至蹙逼嚴蹕稍冒清塵縱即殪玄兕墟幽土單于

為醢穹廬為洿何塞過青特願陛下勿復親近使有分限
待不失常歸於得所此謂廻雨曜之鑿祛九宇之憂執不

幸甚 文粹自縱即以下節去
却有悔將何及四字

諫不夜飲表

太宗

褚遂良

臣遂良言臣聞三爵獻酬所以成禮七升為限謂之無度
書之雅誥其慎在酒伏見去月二十七日為太子成婚訖
北門賜三品已上宴自日辰時連至三更疲勞聖躬尤非
盛事有識者云云皆言非是昔孫權漢后酒敗其德昔陳
完謂齊景公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白日傾酌是陶神情
伏願陛下更無夜飲臣以虛薄拾遺是故不辭嚴誅輕敢
聞奏謹陳庸淺不勝戰越

諫內宴至夜表

一作論

武后

張說

臣聞上天示下災祥將以誘導人主先王仰觀休咎亦以
順修政教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言天人之際感通必矣

臣伏見去年十月十七日月滿猶望應虧不虧今月十七

日亦未少虧集作月亦未虧此易常之異也夫月者至陰之氣臣

下之象當助天作明順期一作盈缺若今過盛逾時盈

縮乖度得非臣下之咎而上天之誠耶一作也伏願陛下深

察熟思而預防之臣又見近日內宴夜深方罷小臣無識

抑所未安王在在鎬一作周凱愷一作王在鎬樂飲酒此誠大樂一作

雅之美也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此蓋春秋之義也伏願陛

下宴樂之餘一作終不及於夜臣職忝補闕昧死陳愚謹言

此篇六百二十四卷重出今已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校正二十七字 十月十六日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